

# 体验桑蚕文化成“打卡”热门 这背后离不开一位小伙子的探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这个“五一”假期,古桑洲火了,近2万人次的游览人数创历年新高,而众多项目之中,体验桑蚕文化成为“打卡”热门。

这个想法,来自90后杨思奇。作为一位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一个小小的抽丝机,是杨思奇梦想的开始。

他的梦想,是推广古桑洲旅游文化,依靠自身技术帮助家乡致富。“利用岛上的优势,建立一个文化品牌,让岛民生活更美好。”

## 回到家乡后立志推行桑蚕文化

杨思奇喜爱古桑洲,在他儿时的记忆里,这个小岛,有着丰硕的桑葚,绿意盈盈的桑叶。人们在黄昏里捕鱼归来,鱼儿在水里跳跃,知了的叫声响彻整个夏日。

时光变迁,杨思奇高考后,相继在西安科技大学和长安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2019年回到株洲时,已经28岁,并就职于中车电动。

随着时间一起变的,还有岛上居民的生活方式。2020年,为保护湘江水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天元区开展禁捕退捕工作,在古桑洲,全岛69户渔民上交了捕捞渔船证,与过往熟悉的生活方式告别,与滚滚江水告别,他们有的外出打工就业,有的开起了农家乐,从此告别了渔民的身份。

“这是新的开始。”在杨思奇看来,近年来,随着近郊旅游的兴起,古桑洲成为长株潭地区市民短途旅游的首选,游客逐年增多,再加上岛民们都种植了桑树,所养的蚕桑做成的丝制品也备受欢迎,成为一个独特的旅游标志。

“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旅游文化品牌的同时,也可以推动岛民在家门口就业。”



▲杨思奇(站立者)在教小朋友使用抽丝机。受访者供图

## 改造20台抽丝机,体验馆大受好评

杨思奇的桑蚕文化推广,从改造抽丝机开始。抽丝机,是缫丝机的一个雏形,在农耕文化时期,其所抽出来的蚕丝,衍生出其他桑蚕产品。“工业时代,蚕桑制品已经完全机械化,但我们可以通过抽丝机,唤起人们对于古时桑蚕文化的认识。”杨思奇说,

杨思奇开始了抽丝机的改造。他沿用前人的设计成果,加入了自己所学的机械元素,进行设计、简化和再创造,同时,通过网上定制木材,并自行钻孔装配后,制造了20台抽丝机,将其放置在自家前坪,搭建起临时的“抽丝机体验馆”。

这个体验馆,成了今年“五一”假期的热门“打卡”地。杨思奇说,五天时间里,平均每天接待300余位游客,其中以学生居多。“他们从采摘桑叶、桑葚到观察蚕养,再到蚕蛹变成蚕丝,一路走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光体验过程。”

成功的探索,让杨思奇信心十足。接下来,他想将这个经验复制,传给每一位岛上的居民,并打算建一个古桑洲桑蚕文化馆,将自己对于家乡的美好回忆放进去,让儿时记忆里古桑洲,定格在一张张照片和一个个文字之中。这里,有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美好的明天,还有比一湾江水更广阔的空间和发展前景。



# 刻章办证占盲道、夜宵摊添乱、空中缆线“任性”…… “不修边幅”的商业街大伤颜值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商业街是市民休闲购物的重要去处,也是展示城市精神文明风貌的重要窗口。5月5日,本报记者对府前路步行街、钟鼓岭步行街、徐家桥步行街进行走访,发现存在环境脏乱、占道经营、空中缆线乱拉乱设、创文宣传氛围不浓等问题。

## 府前路步行街 空中缆线杂乱

“字画装裱”“边疆优品”“富华宾馆”“按摩、刮痧、火罐”……府前路步行街,多家商户将招牌摆放在通道上,招揽顾客。

沿线非机动车停车位,电动车、摩托车乱停放现象较多。

## 钟鼓岭步行街 摊点随意倒垃圾

上午9时45分左右,钟鼓岭步行街,几名环卫工人在忙着对路面上的油污进行清理,有的往路面上喷洒清洁剂,还有的在清扫小龙虾壳。

“地面打滑,吃夜宵产生的垃圾到处都是。”一名环卫工人反映,该步行街夜宵摊较多,有夜宵摊将餐余垃圾随意倾倒。

## 徐家桥步行街 占道经营,乱搭乱建

上午10时左右,徐家桥步行街,沿线不少餐饮店搭建的大棚还占据着道路。一些大棚内摆放着桌子,停放着车辆。一些餐饮店在店前上空架起了彩灯和缆线。

餐饮店搭建大棚经营夜宵。收摊后,路面油污明显。

沿线摆放的垃圾桶外部普遍污垢多。建筑外墙上一些缆线乱拉乱设,影响建筑物外立面整洁。空中缆线超过10根,分别连接着步行街两侧建筑,高低不一,不整齐规范。

街内多处有占道摆摊现象,近10个摊点打出“刻章办证”招牌。一些人把摊位摆放在盲道上,盲道俨然成了摆设。

沿途一些公益广告,被乱涂乱画,或被贴上小广告。

沿线商户有飞线充电、乱搭乱建等现象。如“优居房产交易”店,将电线牵到人行道上给电动车充电。“博视眼镜”招牌,被链条锁锁在一根监控杆上。益生宠物诊所旁,不锈钢围栏围出一个“院子”,圈占了大片公共区域。

## 治理空中“蜘蛛网”



▲施工人员整治空中缆线。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嵩通讯员/龙婉欧)“不仅看起来清爽美观,也安全多了。”近日,家住石峰区6415小区的居民王煊驰,指着小区完成整治的空中缆线告诉记者,这些缆线原本纵横交错,不仅影响市容,还带来了安全隐患。

石峰区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杂乱不齐的通信线缆几乎遍布石峰区整个辖区范围,特别是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学校周边等地方,治理难度大、数量多。为此,4月初,该局组织辖区内各街道办事处,对空中缆线、破损通信箱进行摸底后,制定空中缆线专项治理方案。从4月中旬起,各施工队每天一大清早进驻整治点,十余天已完成清水路、建设北路、时代大道南辅道等主干道、先锋路、白石港路等次干道,云杉小区、6415小区、战备材料厂小区等生活区共1200余处杂乱不齐线缆的治理工作。

# 小区总在夜里发出“哆哆哆哆”声 很有节奏且很响 到底是什么?

专家一听,原来是夜鹰在唱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相信是很多人的理想家居环境。但在天元区联谊亲家园小区,业主们遇上一个另类的烦恼:每天晚上,居民们都能听到一种“哆哆哆哆”的鸟叫声,持续而响亮。



▲夜鹰。图片来自网络

## 深夜传来“哆哆哆哆”的声音

这几天,联谊亲家园不少的业主在吐槽“魔性”的鸟叫:大声又“洗脑”,持续不断,影响睡眠。

王女士住在小区5栋,因为这个“奇怪”的声音比较响,她还用手机录了一段音频,声音很有节奏,“哆哆哆哆”,乍一听,有点像工地打桩的声音。前几天,小区业主群还有人丢出一段“30种鸟类声音”,让大家猜猜是哪一种鸟在小区

里叫。这个声音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王女士记不清楚了,好像今年4月初就有了。不过,也有业主说,这三四年,一到天热就会有。

7栋业主何女士说,吵得没办法睡觉,“原本睡眠质量就不好。”还有业主表示,晚上听多了,白天工作时,这种叫声还会在脑袋里回荡……

## 黑色小鸟很机灵,抓不住

小区5栋周围有一块大草坪,还有几棵大树,这里是鸟叫得最多的地方。

5栋楼下开小商店的老板娘说,树离房子不到3米,所以叫声格外响。有点像啄木鸟敲树的声音,有时天黑就开始叫,有时晚上8点,结束时间是凌晨4点,或者天亮。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接到业主们的投诉后,工作人员曾组织去找鸟、赶鸟。保安晚

上在小区的大楼楼顶看到过这种鸟,好像是黑颜色的。据观察,有点像鹰类,很小。手电筒一照过去,它就飞到另外一栋楼去了,根本抓不住。

“白天不叫,晚上叫。”业主张阿姨说,这鸟叫声不是很动听的,要是到凌晨,整个城市安静下来,听着都有些瘆人,半夜里听起来,整个院子都是它的声音。”

## 专家:这是夜鹰,来株洲做客的

在听完业主们描述后,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廖常乐说,这个声音应该是普通夜鹰的叫声。

“夜鹰主要分布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听觉和视觉都很敏锐,全身暗褐色。白天不叫,喜欢晚上叫,发出的就是这种‘哆哆哆’的有节奏的声音,一般是在呼唤同伴或者寻求配偶。”廖常乐说,夜鹰是候鸟,一般秋天开始迁徙,往南

飞去南方过冬,春天又开始回程,飞回北方。

株洲并不是它们的目的,只是迁徙过程中的一个休憩地,类似中转站。一般到一个休憩地会选择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暂时落脚,有可能一两天,也有可能一个月。

夜鹰出现在闹市区地段的不多,出现在联谊亲家园小区,说明附近的自然环境不错,也说明这几年株洲整体的生态越来越好。

# 长聊一个多小时 打消女子轻生念头 何家坳社区“许大姐工作室”专为残疾居民治“心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

## 成立工作室倾听残疾居民的心声

2岁那年,许利煌因脊柱畸形落下了“驼背”的肢体残疾。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开始当裁缝,上门帮别人做衣服。2011年,在残联的推荐下,许利煌成为何家坳社区的一名残疾人家专干。5年前,何家坳社区成立“许大姐工作室”,倾听残疾居民的心声。

“到社区工作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一来离家近,其次,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许利煌觉得,自己也是一名残疾人,对残疾居民因身体残疾带来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更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

## 工作室是可以依靠、停泊的港湾

5月5日,记者来到建设街道何家坳社区办事大厅,许利煌正坐在柜台前,帮助一名残疾人家属办理业务。不一会,业务办完,许利煌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向倦着背,绕过柜台,一边向其叮嘱日常照料注意事项,一边送其出门。许利煌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何家坳社区有47名残疾人家,他们的信息、状态、工作要求,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采访中,记者随便问她其中一个居民的动态,许利煌都可以讲出一段故事。这位有着5年专业倾听经验的许大姐说,

事实上,在“许大姐工作室”里,的确有好几位残疾居民的生活态度都因许利煌的努力而变得明朗起来。

让许利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90后女生的故事。对方也是肢残,而原生家庭的生活琐事让她心情更加抑郁。“这个姑娘肯定需要陪伴,我提出上门探望。”得到同意后,许利煌立马赶过去,通过耐心沟通,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最终打消了对方轻生的念头。

之后,这名女生每逢遇见难过的坎,都会找许利煌商量。街坊都说,两人不是母女胜似母女。

感觉被周围人嫌弃和害怕疾病是残疾居民反映最强烈的两个问题。

鉴于社交恐惧,许利煌建议他们做些别的尝试,尤其是参与社交活动。对于疾病的畏惧,许利煌认为要从心理上战胜恐惧感,“我自己就是个残疾人,我老和他们说,不要天天想着病痛,钻牛角尖,而是要过好每一天,享受生活。”

采访结束时,许利煌说,可能有人还是不太愿意打电话给她,但希望大家知道,在困难的时候,何家坳社区“许大姐工作室”是可以依靠、停泊的港湾,这就是工作室存在的初衷。



▲为残疾居民提供心理抚慰,许利煌(右)成了众人的“知心大姐”。记者/杨凌凌 摄

